

红色记忆系列



冯德英/著

KUCAIHUA

苦菜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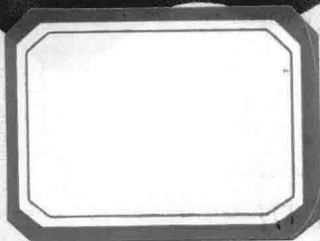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

冯德英/著

苦菜花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定价：20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菜花/冯德英著;胡春辉等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10.5

(红色记忆系列)

ISBN 978—7—5387—0024—4

I. 苦… II. ①冯… 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8623 号

苦菜花

作 者: 冯德英

出 品 人: 张四季

责任编辑: 赵 岩

插图绘制: 于学敏 赵 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: 130011

电 话: 总编办: 0431—86012927 发行科: 0431—86012952

网 址: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8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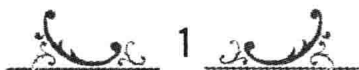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5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王官庄在胶东山区，是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子，四周都是山。村上的房子顺着南山根一条沙河排下去，像一条蛇一样睡在山麓下。母亲的打谷场，在村东头，而家却在最西北角上，后面紧靠着山，再没人家了。

母亲，她今年三十九岁，看上去，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，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，背稍有点驼，稠密的头发，已有些灰蓬蓬的，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，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。现在，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，本来水



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。

大女儿娟子十八岁了，长的得同母亲差不多高，生得粗腿大胳膊的，脑后梳着根又粗又黑用红头绳扎得结结实实的大辫子。

儿子德强今年十五岁，高小就要毕业了。德强刚上学时，因家里穷，用砖瓦块当石板，滑石当石笔。他穿戴得不好，用得又赶不上人家，这天真幼小的孩子，常常受别人的嘲笑和欺侮。他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向母亲哭闹，躺在地上打滚，非要和人家一样的东西不可。

“孩子，别比人家，咱们穷啊！好孩子，听妈的话，念好书要紧！”

这位勤劳的母亲，费尽心机来装扮自己的儿子。衣服虽旧，她做得使儿子穿上合身而又整洁。她用一件出嫁时穿的旧夹衣的蓝格布里子，给孩子改做成一个小书包，虽不如别人的新，可是手巧的母亲，做的样子却比别人的好看，使儿子能擦干泪水去上学。

母亲的这一切感染着儿子，渐渐地德强不再向母亲哭闹，缺什么也不向母亲要了。他牢牢记住父母的话，刻苦地学习着。

一天，母亲发现娟子在摆弄着那支陈旧的已有红锈的猎枪，悲恸着无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?! 你知道你……你爹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太伤心。我记得，全记得!”

原来冯仁善、冯仁义是同胞弟兄两个，仁义的儿子德强在念着书。几辈没个识字的人，弟兄俩下决心供一个学生。仁善的老婆，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就去世了。丢下一个儿子德贤，也是娟子的母亲——仁义媳妇照养大的。德贤十八岁聚了亲。由于这媳妇又俊俏又勤快，被村中的大地主王唯一的儿子王竹看上了，非要霸占，愤怒的仁善将王竹打个半死。结果家被人放火，仁善被吊在梁头上，浇上煤油，烧成灰了，德贤和他的媳妇被打死。仁义被逼逃离了家乡。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娟子、德强、秀子、德刚、嫚子几个，大孩子少衣服叫妈妈，小孩



子饿了哭妈妈，她是他们的一切。母亲没叫德强停学，她整天怀里抱着手里扯着孩子，在山上、地里爬来滚去。吃的什么饭，穿的什么衣，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呀！

而现在，母亲看见女儿拿土枪，不由得浑身颤悸着，恐惧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又拿出它来啦？可不能再惹祸啊！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妈可怎么活啊？唉……”

娟子给母亲理头发，擦眼泪，“妈，我不像俺爹一个人，拿着鸡蛋碰石头，我们有很多人。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替全家人报仇！我们有了组织，就是穷人集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。我们有共产党——就是些最好的人，来给咱们带头，打鬼子，杀王唯一这样的大坏蛋！”

当晚，在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和姜永泉的带领下，暴动的人们捉住了大地主王唯一，他的汉奸儿子王竹逃脱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娟子要母亲来开公审大会，并要她在会上把过去的冤仇说出来。王唯一被



两个全副武装的青年五花大绑押上台，娟子和兰子，也紧握着枪，很威武地站在台子两边。这使人们格外感到惊讶和新奇。

姜永泉对大家说“乡亲们！从今天起，这里的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，咱们老百姓要当家做主啦！王唯一无恶不作，欺压穷人，鬼子还没来，他就先当上了汉奸，出卖咱中国。现在咱们要打倒汉奸，组织自己的政府，一心抗日救中国。”

母亲看到王唯一的样子，心跳得非常厉害。啊！这么一个过去谁也不敢碰一碰的大恶人，就这样完了吗？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和突然的事啊！瞅着跪在台子上发抖的王唯一，眼睛渐渐迸出愤怒的光，恨不得上去咬他几口，撕他一顿。可是有一种东西使她止住了脚，她本能地感觉到在这种寂静中的恐怖。她浑身一震，又紧闭上嘴，于是，唇边的深细皱纹，又显现出来。她微微地摇摇头，心里像有块石头向下坠。

娟子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。她尽量想把自己的渴求眼光同母亲的目光对起来，可是母亲像是有意在回避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母亲和人们的懦弱与沉默，使娟子非常气愤。她气红了脸，见姜永泉向她努嘴，就毫不犹豫地冲到王唯一跟前，激动愤慨，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：

“王唯一！你还记得两年前的事吗？”她又朝向人群，人们被惊醒似的抬起了头。

“乡亲们！你们谁都记得，俺大爷一家三口是怎么死的，我爹如今不知下落……”

人群开始骚动。他们——这些质朴的农人，怎能忘记同类的命运呢！娟子的叙述像熔铁炉里的铁流，滴打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他们联想到自身的不幸，同情和痛苦的热泪，从愤怒的眼睛里，泉水般地涌出来。女人都哭出声来了。

台下愤怒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台子，用沙子石头打向王唯一。人们在大声地诉着苦。苦啊苦啊！他们的苦楚是诉不完的！辈辈世世



的眼泪是流不干的！

姜永泉被愤怒的火焰炙烧着，大步走到台口，代表抗日民主政府，宣布了王唯一的罪状，判处王唯一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。

……人们平静下来后，按照上级的指示，区政府代表姜永泉宣布：除了留给王唯一的家属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外，将他的其余财产全部没收，分给贫苦的群众。接着产生村政府，选举村干部。德松当农救会长，七子是副村长，玉秋、大海分别当了民兵队长和青救会长。可是一听说组织女人参加妇救会和青妇队，娟子和兰子两个闺女要当会长和队长，人们都哄动起来了。

他们在刚看到娟子和兰子两个姑娘，背着枪和男人在一起时，就感到新奇惊讶。可也只顾新奇的一瞥，来不及有别的心思去注意。因为更大的天崩地塌的事情在发生，仇恨和悲惨的过去捆住了他们。但当这件事情——王唯一被处死以后，他们的心又收回来了。可怕的封

建毒虫悄悄地从他们的心底爬起来，伸头长大，冲锋陷阵了，特别是那些老太婆、老头子闹嚷得最厉害。母亲站在人堆里，也感到冷起来。

这时族里的四大爷气势汹汹地来找母亲。

“快去把她拖回家去！快，快快快！”

母亲抬起头，通过许许多多的人头，望着台上的女儿。台上的人们，都睁大眼睛注视着她，好像在说：“老人家，就看你的啦！”

娟子两眼噙着泪水，紧紧地瞅着母亲。啊！妈妈太可怜了，她要去护住她！娟子正要冲下来，但被姜永泉拦住了。他对德松、玉秋说了几句，他俩就跳下台来。

母亲觉得那人做得很对，她也是不让女儿下来呀！他似乎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。

母亲闭着嘴，咬着牙，显露在嘴唇两旁的皱纹更深了。她用力把怀里的孩子护住，仿佛要准备挨打似的。她的心在乱翻乱绞。她非常



怕这个长辈，他有权叫一个女人死去。不是有的女人犯了“家规”“族法”被处死过吗？她本该去拖着女儿回家，好好教训她一顿，再不准出门惹是非，叫做妈的担惊受怕，受人责骂，把心都蹂碎了。然而，有种东西，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烧起来，把她屈从哀怜的眼泪焚干了。女儿有什么不对呢？她杀死了一家的大仇人，她和男人一样的上山下地。女人就该比男人矮一头吗？不能同男人一起做事吗？唉，女人，女人生来就命苦。啊，娟子！娟子是好孩子，不能让她受委屈，有多大罪自己来受吧。孩子没有错！

母亲那善良驯顺的心，被愤怒的火燃烧着。她大声坚定地说：

“四叔！你愿怎么做，就怎么做好啦！孩子是我的，别人管不着。我不叫！”

老头子一听，张大嘴巴，恼怒地抡起拐棍……被德松等人拦住了。

母亲两眼盯着地，一声不响。

姜永泉和台子上的人们，舒口大气，又激动又兴奋地看着她。

娟子两眼夹着泪珠儿，像小孩子似的笑了。

一阵按捺不住的悲喜暖流从母亲心里涌上来，她要发笑了。不，她又看到女儿的神气，呵！她的孩子也是个参与者呀！这是动枪弄刀的事啊！恐怖的寒流，强有力地向她袭击，她又颤悸起来了。可是她到底有过几次的经历，想起女儿说的一些话，心，安定一些。

姜永泉说：“大娘，你不要害怕。你看，王唯一不是被咱们打倒了吗！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，跟着共产党走，就能当家做主人，再不是财主的天下啦。现在鬼子侵占咱中国，大伙要一条心打走鬼子，好过太平日子。”

母亲静静地听着。她心里那糖一样的东西愈住愈甜，那块苦涩的东西渐渐在消失。她心里豁亮了好些。

“姜同志，你看俺家娟子能行吗？”

“大娘，她很行。她很能干！”



“噢，就是个女孩子家的，怕人笑话。”母亲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有些兴奋。

“不，大娘！咱们新社会，男女讲平等。往后哇，女人也一样做大事。”姜永泉想起军队里的生活，兴奋地说：

“大娘，咱们八路军里，还有女兵呢！”

母亲心里那块苦涩的东西全消失了，都是甜丝丝的味道。不知是那锅里沸开的水冒出来的白色热气蒸的，还是从未有过来自心内的欢悦的原故，母亲那布满纹线的脸上，浮现出一层油腻腻的红晕，放着春色般的神韵！

王唯一死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晚上，国民党特务、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奉命回到王官庄。王柬芝的突然回来，让他的妻子和女儿杏莉很惊异。杏莉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姑娘，她和德强自幼青梅竹马。

王柬芝刚回来时，和外人谈起来，开头他总是说当他回到家听说王唯一被民主政府判处了死刑，心里也有点难受。“他毕竟和我是叔伯

弟兄啊！”王柬芝有些伤心地说。可是接着他马上就改变了态度，变为愤怒了。他痛骂王唯一卖国当汉奸，在乡里犯了那么多的罪恶，他的死是罪该应得的，然后表示他王柬芝拥护共产党的做法，他素来就同王唯一不和，这些乡亲们也都是知道的，他王柬芝是和王唯一走的两条路。

王柬芝还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抗日爱国心。他把山峦、土地献出一部分来，又把大批陈粮交了公粮，并自愿帮助政府办小学。为了团结抗日，民主政府就叫王柬芝当了校长。学校里有两个男教员，一个叫宫少尼，另一个叫吕锡铅，他们成为王柬芝的党羽。

敌人打来的消息传得一天紧似一天，像敲破锣一样难听的飞机声，也时常出现在天空。起先人们不耐烦听干部们说什么：鬼子杀人放火呀，东西要埋藏好呀，人要准备跑上山哪！……我的天，这么冷的天，跑出去娃娃不要冻死吗？经过干部们磨破嘴唇的劝说，大会



小会的开，积极分子民兵的带头，总算说动了大多数人，把粮食藏起来，人准备着逃上山去。

母亲正在拾掇逃难用的干粮。她把留着过年的一点麦面，掺上煮熟后稀软的地瓜，烙了一些甜烙饼，给姜永泉当干粮。准备自家吃的是粗面馍馍和地瓜干儿。

德强从外面走进来，脚步是那样缓慢，他一腓坐在已经揭去锅的灶台上。母亲有些诧异儿子这种异常的举动。仔细一看，啊！德强沮丧着脸，眼泪快掉下来了。母亲懵怔一下，又领会到什么似的笑笑，对他说：

“不去就算了吧。人家是要去打仗，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掉了队怎么办？跟着我跑还不是一样？帮我拿拿东西也好啊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别说啦！”德强把身子一扭，几乎是向母亲发火了，寻思了一刹，又转过身软和下来说：

“妈，打日本鬼子，不分男女老少都有份，我又是儿童团长，怎么能和老百姓一起，叫鬼